

《契丹的安杰丽佳》与十六世纪西班牙的中国形象构建

田小芊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十六世纪, 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 与中国的商业联系愈发紧密, 对中国的兴趣也日益浓厚。有关中国的记载、书信等大量涌现, 甚至出现了影响力巨大的专著, 如门多萨所著《中华史》。同时, 中国也出现在同时代的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本文通过分析西班牙黄金时代著名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创作于十六世纪末的剧作《契丹的安杰丽佳》中的中国书写, 揭示其中所体现的中国形象构建。

关键词: 《契丹的安杰丽佳》; 十六世纪; 西班牙戏剧; 中国; 形象构建

DOI: 10.64216/3080-1516.25.05.023

引言

1565年, 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 通过福建来往此地的中国商人, 以间接的方式与实行海禁政策的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并试图在太平洋岸进一步扩张势力。有关中国的消息随着士兵、商人与传教士们的报告、书信等流通。在十七世纪出版的全部书籍中, 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度的当属西班牙圣奥古斯丁会修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在1585年发源于罗马的《中华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这部百科全书式巨著在汇编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气候、建筑、物产、习俗、信仰等方面, 其问世后到十六世纪末的十五年间便产生了四十个印刷版本以及不同语言的译本(Padrón, 2022: 168)。该著作所呈现的地大物博、商贸繁荣、文明有序的中国形象, 代表着当时西班牙对中国的主流认知, 在后续发展中也促成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赵振江、滕威, 2015: 34)。

西班牙文学史上所谓“黄金时代”(即16、17世纪)最富盛名的剧作家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于1562年出生在马德里, 他的早年创作阶段恰逢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在太平洋亚洲寻求扩张的时期。据统计, 与同时代的西班牙剧作家相比, 洛佩最为频繁地在剧作中提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Soulier, 2019: 386)。本文将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西班牙黄金时代戏剧为切入点, 分析洛佩创作于1599年的剧作《契丹的安杰丽佳》中的中国形象。

1 契丹公主安杰丽佳与欧洲文学传统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文学形象, 契丹公主安杰丽佳是两部意大利骑士史诗中的主要角色。第一部是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创作的《热恋的罗兰》

(Orlando innamorato, 1486)。其中, 美丽无比的契丹王国公主安杰丽佳来到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举办的比武大会, 在骑士罗兰和表弟里纳多心中点燃了熊熊爱火, 使得两兄弟化亲为敌。公主历经百般周折回到契丹, 却又被鞑靼王强娶为妻, 后为罗兰所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所著《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 1532)承接博亚尔多的著作, 讲述安杰丽佳被罗兰从东方带回欧洲的故事。公主再次引发罗兰与里纳多两兄弟的争夺, 于是她设法逃脱, 路遇深受重伤的摩尔青年梅多罗, 将其医治并与其相恋。二人在牧人家暂住期间, 在岩石和树干上留下的山盟海誓被赶来的罗兰看到, 致使他陷入绝望的疯狂中。

深受意大利文学的影响, 西班牙文学中有着众多以该故事为原型的书写。索托(Barahona de Soto)在广为流传的长诗《安杰丽佳的眼泪》(Las lágrimas de Angélica, 1586)中续写阿里奥斯托的作品, 讲述安杰丽佳与梅多罗成婚后, 逃脱已经发疯的罗兰的追击并收复契丹的故事。著名诗人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著有诗篇《安杰丽佳与梅多罗》(Angélica y Medoro, 1602), 十分动人地描绘了二人在牧人家度过的相恋时光。饱读意大利语文学、题材涉猎广泛的洛佩也在该故事的启发下, 先后创作出长诗《安杰丽佳的美貌》(La hermosura de Angélica, 1588), 叙述安杰丽佳与梅多罗婚后的遭遇以及公主的不幸死亡; 围绕罗兰发疯后的种种情形展开的戏剧《罗兰的妒火》(Los celos de Rodamonte, 1591)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契丹的安杰丽佳》(Angélica en el Catay, 1599)。

2 《契丹的安杰丽佳》中的中国书写

该剧创作于1599年, 首次出版于《洛佩·德·维加第八部作品集》(El Fénix de España Lope de V

ega Carpio. Octava parte de sus comedias, 1617)。戏剧以《疯狂的罗兰》的主要情节为灵感，分三幕讲述了罗兰将安杰丽佳带回欧洲后的故事，最终以安杰丽佳携梅多罗回到契丹并使他成为国王而结束。正如剧名所体现的一样，洛佩将安杰丽佳作为主角，并且着重强调她的异域身份——一位契丹公主。“契丹”（Catay）实际上是《马可波罗行纪》中对蒙古统治下元代中国的称谓。随着十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与亚洲日益频繁的通航往来，先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人开始采用“中国”（China）的新名称（Chenguang, 2019: 60）。然而，为了与意大利史诗保持一致，洛佩仍旧采用“契丹”的说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写作期间，洛佩的赞助人成为了国王费利佩三世（Felipe III）的宠臣。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剧曾在国王大婚的庆典上演（Trambaio li, 2009: 1394 - 1395）。尽管戏剧的主要情节并未以中国为背景，然而通过其中与中国相关的描述，仍旧可以一窥剧作家的中国想象。

戏剧拉开帷幕，罗兰公爵历经艰险，将安杰丽佳从东方带回欧洲，也与表弟相遇，二人仍旧为谁能拥有这位美人而争执不下。契丹公主引发了这样多的争端乃至战火，那么她究竟何等美丽呢？在安杰丽佳尚未登场时，作者便借她的名字玩了个文字游戏：“安杰丽佳并非凡夫俗子，/ 她天使般的芳名 / 向我们表明，她来自天国”（Vega, 1617: 224v - 225r）。文艺复兴以来，西班牙文学中出现了“天使般的女性”（*donna angelicata*）人物形象，将爱慕的女子称颂为美的化身与典范。“安杰丽佳”（*Angélica*）在西班牙语中正对应着“天使般的”之意，因此，洛佩以她名字的双重含义，实现对东方公主的理想化塑造。

具有如此倾国之色的安杰丽佳如同海伦之于特洛伊一样，被视作战争的祸根，纷乱的源头。她被带至国王面前，受到这样的责问：“你难道是被野蛮人带来 / 我们基督教的国度，来到我们高卢，/ 为了使摩尔人获得更多战利品？”（Vega, 1617: 226r）。原来，摩尔人正在首领阿格拉曼的领导下与基督徒军队作战。在国王看来，安杰丽佳是与北非蛮族一起前来用“巫术”扰乱自己的阵营。面对这样的污蔑，安杰丽佳十分高傲地为自己正名，并亮出自己堂堂契丹公主的身份：

我是国王之女，对我而言 / 我也配得上你，我并非前来 / 同阿格拉曼一起，施展妖术，/ 我带来的是武器，并非巫术，/ 契丹是我的祖国……（Vega, 1617: 226r）

公主作为国王之女和王位的继承人，她的背后是国

力强盛的契丹。对于契丹的形象，洛佩在第二幕中作出了描述。趁乱从卡洛斯宫廷中逃脱的安杰丽佳遇到了深受重伤的摩尔士兵梅多罗，年轻人的伤势引起了她的惻隐之心。她在精心救治梅多罗的过程中与其相恋，两人在世外桃源般的乡间村舍里度过了一段缠绵时光。之后，安杰丽佳意欲携带爱人一同返回契丹，并赠他国王之位。通过她对契丹的描绘，洛佩借机表达了彼时欧洲视角下对于中国财富的想象：

踩着这些鲜花，/ 在契丹你将踏着珍珠，/ 我会命人置于你脚下，/ 假如上天保佑。/ 躺卧在这朴素的草地，/ 往后你将在锦绣的榻榻上 / 诉说对我的爱情，/ 免于孤独。/ 畅饮清澈的泉水，/ 我的财富 / 将用金杯为你斟上 / 芳香的美酒（Vega, 1617: 242v）

此时身在村舍中的安杰丽佳与梅多罗脚踏鲜花、以草为榻、啜饮山泉，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遥远的东方国度数不尽的珍珠、精美的绣床、金盏与美酒。在此，洛佩以欧洲作家描述东方时惯用的“东方奇观”（*mira bilis oriens*）式夸张笔法（Martín Santo, 2025: 104），分别通过触觉（珍珠、刺绣）、味觉（美酒）和嗅觉（芳香）的通感修辞传递感官的刺激，同时构筑了对契丹无尽财宝的想象。自马可·波罗以来，中国遍地宝藏、自然资源富足的印象深入人心，多位伊比利亚航海家也因此踏上寻找东方的冒险之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与远东航线开通后，与中国相关的消息无一不极言其富饶。而随着西班牙在菲律宾成功建立殖民统治，对东亚愈发向往，对于东方财富的夸张渲染也成了一种具有宣传性和鼓动性的写作方式。《中华史》中有专门章节描述中国物产之丰富：“盛产金银和其他金属，价格也很便宜……还有很多珍珠，它们虽不很圆润，但产量很大，同时还产出各种宝石”（门多萨，2011: 8）。1576年，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执政官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在寄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件中试图说服皇室征服中国，以便获得当地的金、银、铜矿等（Padrón, 2022: 176）。洛佩的书写中流露出彼时政治局势之下伊比利亚半岛对中国财富的渴望。

在《疯狂的罗兰》中，至此，安杰丽佳与梅多罗的故事便基本中断，对二人如何回到契丹，以及回去之后的故事并无讲述（阿里奥斯托，2017: 1195）。而洛佩却续写了后文，并为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此整部戏剧的结尾部分可谓是作家对中国想象的集中映照。《契丹的安杰丽佳》的第三幕中，公主与爱人终于回到中国，受到了国民对两位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与拥戴。该场景以一段对中国的环境描写拉开帷幕：

安杰丽佳：经历了种种遭遇后，/ 梅多罗，你到达了契丹，/ 这些平原上的塔楼 / 为你展露出它洁白的玻璃窗。/ 这是著名的恒河，/ 发源于天堂，/ 在它的河岸吃草的 / 是我们的众多牛羊（Vega, 1617: 246v）

在洛佩绘出的乌托邦式图景中，契丹的楼宇、自然风光与物产宛如人间天堂一般，延续着对作者对东方的幻想。同时，地理上的误读也令人瞩目。洛佩误认为印度的恒河流经中国，体现出作者对东方异域地理层面上的模糊认知。而安杰丽佳的描述还在继续：

墨西哥在那里 / 唐古忒在北方，/ 这便是两个印度，/ Mangli 居中。/ 中国在这边，/ 佛罗里达位于那端，/ 将它们连接的海洋叫做 / 西海洋（Vega, 1617: 246v）

洛佩于十六世纪末写成本剧时，距离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新西班牙总督辖区（1535）并进行殖民统治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位于辖区北部的佛罗里达地区（包括今天美国的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安娜州、部分德克萨斯州与卡罗莱纳州南部）控制权也于1565年由西班牙人从法国人手中夺走。另一方面，唐古忒和Mangli（蛮子）的地理名称可见于《马可波罗行纪》，分别用于指称中国的北部和南方地区（马可·波罗，2012：109，433）。西班牙于1571年在菲律宾建立起以马尼拉为总部的殖民政权，跨洋贸易路线也随之固定下来。大帆船往返于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将中国和菲律宾的商品货物贩卖到新大陆并为西班牙换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段文本中涉及的几个地理坐标构成了一幅充满象征意义、野心勃勃的版图：太平洋东岸是西班牙已经征服和开发的新世界，西岸是正在进行传教和商业活动并寻求进一步扩张的东方国家，中间的海域和行驶其上的马尼拉大帆船则连接起两地的商贸往来。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西班牙对中国的觊觎可见一斑。

对于眼前的景象，梅多罗的感叹：“我正渐渐踏上 / 你的祖国的富饶土地”（Vega, 1617: 247r）不仅与上文中“在契丹脚踏珍珠”形成呼应，也是对中国财富的概括性描述。洛佩借该人物之口再次列举了契丹不胜枚举的财宝：恒河的金沙、银矿、丝绸和唐古忒的宝藏等（Vega, 1617: 247r）。丝绸是中国最丰富的出产之一，几乎可见于所有关于中国的资讯中。《中华史》也曾有过记载：“丝织业发达，丝质也很好。丝绸被染成各种悦目的颜色，质量远远超过格拉纳达同类产品”（门多萨，2011：6）。实际上，丝绸的意象和元素在洛佩笔下也并不罕见。他1588年所作长诗《安杰丽佳

的美貌》中，形容契丹公主的一双弯眉如同“乌木般漆黑，丝绸般柔软”（Vega, 2005: 301）。乌木般的黑发、黑眸、黑眉是文艺复兴诗歌传统中常见的色彩比喻，但丝绸却以焕新的意象赋予它纤细、柔软的质地，以及一丝异域风情和东方色彩。剧作《婚姻不幸的女子》（La mal casada）中，丝绸则用来烘托美人面容的姣好：“哪块富饶中国的白色丝绸 / 不会浸染在她面颊与粉唇 / 神圣的紫红色中？”（Vega, 1621: 19r）。1573年，第一艘大帆船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总部马尼拉出发，满载着中国和菲律宾的货物抵达墨西哥，从此开始两地间持续250年之久的海上贸易。其中，来自中国的丝织物以其独特的优势占据了运输商品的大多数（段晓琳，2024：211-212）。这段历史也反映在了洛佩的戏剧《秘密效力》（Servir a señor discreto, 1618）中：“[船长西尔韦斯特（Silvestre）]我给妻子带来 / 数千件中国的物什，贩卖到 / 利马，例如锦缎……”（Vega, 1618: 1045-1047）。丝绸，不仅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产物，更是当时西班牙主导下海上丝路贸易的缩影。

此时，得到了公主回归消息的契丹民众已纷纷赶来迎接他们的新国王和王后，在剧末上演了盛大而庄重的欢迎仪式，引发了梅多罗的再次感慨：

这些印度人如此英武潇洒 / 华服盛装，/ 装饰的羽毛 / 比最耀眼的孔雀还多 / 我看到了那边的轿乘（Vega, 1617: 247r）

在此处的戏剧提示中，洛佩安排剧团“穿着华美的服饰登场，并携带能够坐下两人的轿乘”（Vega, 1617: 247r）。最终，在乐队对安杰丽佳与梅多罗的颂歌和众人的万岁呼声中全剧落幕，这样隆重华丽的场面也被认为是为费利佩三世婚礼的影射（Trambaioli, 2009: 1395）。事实上，十六世纪出版于伊比利亚半岛有关亚洲的书籍文献中不乏对中国社会的赞美和仰慕之词，甚至将“天国”视作唯一有能力与欧洲抗衡的亚洲国家（官龙耀，2003：4）。洛佩顺应同时期的主流论调，将中国塑造为富庶文明、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理想之国，这又使人想起索托在《安杰丽佳的眼泪》中对中国社会和秩序极度理想化的描述：

它的政府，人口众多 / 从未有过贫穷，/ 争端、暴动、或是别的意外，/ 也没有过群众动乱所特有的怨声，/ 如此这般，以至于东方的智者，/ 都愿称中国为乌托邦（Barahona de Soto, 1981: 508）

3 结语

《契丹的安杰丽佳》一剧中，尽管对中国的着墨并

不算多,但通过作者的相关描述,尤其是对阿里奥斯托原作素材的加工,仍旧可以分析总结出洛佩的中国想象。洛佩的写作承接了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地理名称和“东方奇观”的描绘,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折射出十六世纪后半叶以来,西班牙与太平洋西岸商贸往来时期对中国财富、社会与文明的理想化书写和憧憬。1620年,在洛佩的友人、东方学和历史学家马尔多纳多(Francisco de Herrera Maldonado)所著《中华历史概要》(Epítome historial del reino de la China)的序言中,剧作家以一首十四行诗再次描述了他眼中“世界上最庞大”的富庶:“它以肥沃土地的圣物/钻石、琥珀、黄金、丝绸和亚麻……”(Martín Santo, 2025: 103)。而《契丹的安杰丽佳》作为序幕,展现了作家早年创作阶段、同时也是近代欧洲早期的中国形象构建。

参考文献

- [1]Barahona de Soto, L. Las lágrimas de Angélica[M]. José Lara Garrido (Ed.). Madrid: Cátedra, 1981.
- [2]Chenguang, Li. Sina, Catayo o China? Los conocimientos sobre China en la educación del príncipe Felipe (1527-1556) [J]. Res Publica. 2019, 22 (1) : 51 - 63.
- [3]Martín Santo, N. “Del sol el más ilustre paralelo”: notas sobre sinofilia en un soneto de Lope de Vega[J]. Calíope. 2025, 30 (1) : 102 - 118.
- [4]Padrón, R. The Indies of the Setting Sun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 [5]Soulie, E. China y chino en los diccionarios castellanos (1611 - 1791) [A]. In Carlos Mata Induráin y Sara Santa Aguilar (Eds.). Actas del V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Jóvenes Investigadores Siglo de Oro[C]. Pamplona: 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2019, 381 - 395.
- [6]Vega, Lope de. Angélica en el Catay[A]. In El Fénix de España Lope de Vega Carpio. Octava parte de sus comedias[C]. Madrid: Viuda de Alonso Martín, 1617, 224r - 247v.
- [7]Vega, Lope de. Servir a señor discreto[A]. In Doce comedias de Lope de Vega Carpio[C]. Barcelona: Sebastián de Cormellas, 1618, 97r - 120v.
- [8]Vega, Lope de. La mal casada[A]. In Décima quinta parte de las comedias de Lope de Vega Carpio[C]. Madrid: Viuda de Alonso Martín, 1621, 1r - 24v.
- [9]Vega, Lope de. La hermosura de Angélica[M]. Marcella Trambaioli (Ed.). Frankfurt: Iberoamericana, 2005.
- [10]Trambaioli, M. Prólogo de Angélica en el Catay[A]. In A. Blecua and G. Serés (Eds.). Comedias de Lope de Vega. Parte VIII[C]. Lleida: Prolope, 2009, 1387 - 1502.
- [11]段晓琳. 尤物: 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M]. 柴梦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12]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中华史[M]. 孙家堃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3]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 疯狂的罗兰[M]. 王军译. 杭州: 浙江出版社, 2017.
- [14]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M]. 冯承钧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5]官龙耀.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 [16]赵振江、滕威.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 - 西班牙语国家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 田小芊(1995-), 女, 汉族, 河南新乡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学与文化课题项目: 本文系2024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西班牙黄金时代戏剧中的东亚书写”(立项号: N2024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